



巴尔扎克 著

贝 姨

La Cousine Bette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傅雷译文集

贝姨

【法】巴尔扎克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贝 姨

责任编辑：江奇勇 装帧设计：丁明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 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行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安徽新华印刷二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张：17.625

插页：4

字数：340,000

版次：199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7,4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6-0630-4/I·560

定价：7.6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次

贝 姨

内 容 介 绍 3

译 者 弁 言 5

贝 姨 7

巴 尔 扎 克

贝 姨

Honoré de Balzac
LA COUSINE BETTE

- 1) Edition CALMANN LEVY, MAISON
QUENTIN, Paris, 1888 (illustré).
- 2) Edition Flammarion, Paris.
- 3) Edition, 'LES GRANDS MAITRES',
Bordas, Pparis, 1948 (illustrée et annotée).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内 容 介 绍*

巴尔扎克自命为观察人性的专家，兼分析社会的史家。他笔底下的人物，有如博物学者显微镜下之动植物。他分别类型，观察个性，记录环境的影响，而这些又出之以卓越的艺术手腕，丰富奇谲的想象，奔放恣肆的文体，使作品从不因现实的精细而显得枯索沉闷。《贝姨》既是路易·腓列伯时代的一部风化史，又是淋漓尽致的一幕悲喜剧。书中人物都代表一种极端的痴情。穷亲戚贝姨是怨毒与仇恨的化身，美男子于洛是沉湎女色的人妖，于洛太太是贤妻良母式的天使，华莱丽是毒蛇般的娼妓，克勒凡是虚荣的冤大头，作者集这些典型人物于一堂，把他们错杂的活动，激烈的情欲，善恶的对比，光暗的交织，构成一幅五光十色，触目惊心，的大壁画。

* 这则内容介绍，系译者一九五一年为平明版《贝姨》一书所写。

译者弁言

欧洲人所谓的 *cousin* (法文多一 *cousine* 指女性), 包括:

- 一、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二、姑表、姨表、舅表的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三、妻党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妻党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四、夫党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夫党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。

总之, 凡是与自己的父母同辈而非亲兄弟姊妹的亲属, 一律称为 *cousin*, 其最广泛的范围, 包括吾国所谓“一表三千里”的远亲。换言之, 我们认为辈分不同的亲属, 例如堂伯堂叔, 表伯表叔, 表姑丈表姑母等等, 在欧洲都以 *cousin* 相称; 因为这些亲属虽与父母同辈, 但已是父母的 *cousin* 与 *cousine*, 故下一辈的人亦跟着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

本书的主角贝德, 是于洛太太的堂妹, 在于洛先生应该是堂的小姨 (另一方面是堂姊夫), 对于洛的子女应该是堂的姨母。但于洛夫妇称贝德为 *cousine*, 贝德亦称于洛夫妇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; 于洛的儿女称贝德亦是 *cousine*, 贝德

称他们亦是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甚至于洛家旁的亲戚都跟了于洛一家称贝德为 *Cousine Bette*。而本书的书名也就是 *Cousine Bette*。

我们的习惯，只有平辈之间跟了小辈而叫长一辈（所谓三姑姑六婆婆就是这么叫起来的），决没有小辈把长辈叫低一辈的。西方习惯，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 固并无长幼的暗示，但中文内除了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之外，就没有有一个称呼，其范围之广泛能相当于 *cousin* 与 *cousine* 的。要找一个名词，使书中的人物都能用来称呼贝德，同时又能用作书名，既不违背书中的情节，又不致使中国读者观感不明的，译者认为唯有贝姨两字，而不能采取一般的译法译作“从妹贝德”（从妹系古称，习俗上口头上从来不用）。对小姨子称为姨，对姨母称为姨，连自己的堂姊妹也顺了丈夫孩子而称为姨，一般人也跟着称姨，正是顺理顺章，跟原书 *Cousine Bette* 的用法完全相同。

贝 姨

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，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，在大学街上走着，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，穿着国家禁卫军上尉的制服。

在那般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，居然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不知要体面多少，并且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，只消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，便会给她们一个好印象。

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气，使他红堂堂的皮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。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老板们额上的金光，我们便可猜到他是巴黎的得意人物，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。所以，象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，荣誉团的小红丝带是决计少不了的。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，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，巴黎的行人往往即在这种情形之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，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。

爵爷到了美猎街和蒲高涅街中间的一段，在一座大屋子门前停下，那是在附有花园的老屋子空地上新起的，老屋

本身并没改动，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底上保持原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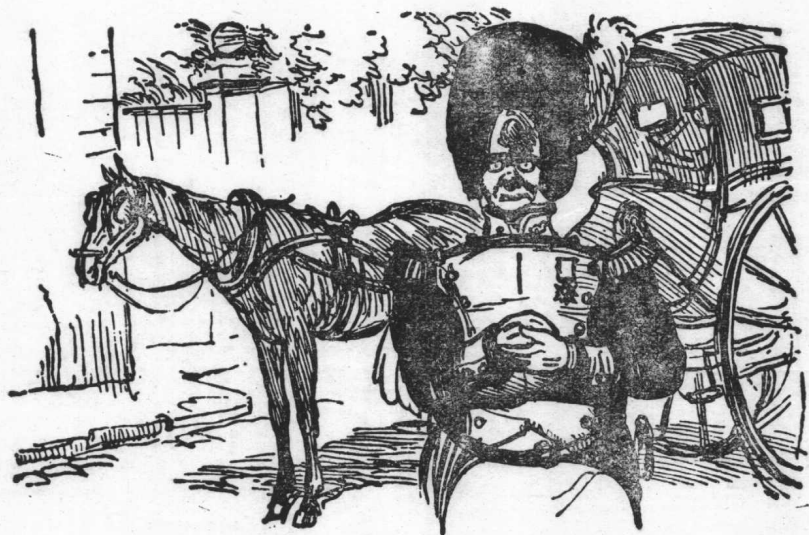
只要看上尉下车时怎样接受马夫的侍候，便可知道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。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的举动，象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。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上右手，也不向门房询问，径自往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，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她是我的了！”巴黎看门人的眼力是很高明的，凡是佩带勋饰，穿着蓝衣服^①，脚步沉重的人，他们决不阻拦，并且他们认得出有钱的人。

底层全部是于洛·特尔维男爵一家住的。男爵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兼军法官，在队伍里当过军需总监，现任陆军部某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，兼参议官，荣誉团二等爵，其他衔名，不胜备载。

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特尔维做姓氏，以便和他的哥哥分别清楚。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，前帝国禁卫军上校，一八〇九年战役之后受拿破仑册封为福士汉伯爵。这位长兄为照顾兄弟起见，以父亲那样周密的心思，老早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，后来由于弟兄两人的劳绩，男爵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。从一八〇七年起，他已经是远征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。

按过门铃，兵团上尉化尽气力，想把他凸起的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。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，马上请进，这个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着进去，仆人打开客厅的门通报道：

① 蓝色是军服上装的颜色。



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她是我的了！”

“克勒凡先生来了！”

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^①，一位高身量，黄头发，保养得很好的女子，吃了一惊似的站起，急急忙忙对在旁刺绣的女儿说：

“奥当斯，好孩子，跟你贝姨到花园里去吧。”

奥当斯·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对上尉行过礼，带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里出去了。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，看上去却苍老许多。

“那是关系你的亲事呢，”贝姨附在甥女奥当斯耳边说。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，她并没有生气。

这种不拘礼数的待遇，可以从她的衣著上得到解释。

老处女穿一件葡萄干颜色的毛料衣衫，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时代款式，一条挑绣领围大概值得三法郎，一顶系着旧缎带结子的草帽，结子周围镶着草辫，象巴黎中央菜场上的女菜贩戴的。看到那双式样明明是起码皮匠做的金羊皮鞋，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招呼，因为她完全象一个做散工的女裁缝。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，照样对克勒凡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，克勒凡先生会心的点点头，说：

“你明天来的吧，斐希小姐？”

“没有外客吗？”贝姨问。

“除了你，就是我几个孩子。”

“那么，”她回答说，“我一定去。”

① Crevel与Crevé二字读音相仿，前者是姓氏，后者是大胖子。